

读·品·悟®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用自己的头站起来

王贤根◎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高长梅 王培静 主编

用自己的 站起来 头

王贤根

WANGXIANGEN
WORK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自己的头站起来 / 王贤根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7

(与文学名家对话: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ISBN 978-7-5511-1282-6

I. 用… II. 王… III.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914 号

丛 书 名: 与文学名家对话: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主 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书 名: 用自己的头站起来

作 者: 王贤根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董 舸

责任校对: 齐 欣

特约编辑: 李文生

全案设计: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24 / 28 / 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155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282-6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C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又是烟雨迷蒙时

又是烟雨迷蒙时 / 002

怀竹 / 004

回乡 / 006

悠然自得淘旧书 / 009

过衡江 / 011

上扇子崖 / 013

养蜂 / 016

文山有云 / 019

寻访阿房宫 / 022

走进罗布泊 / 026

大别山深情 / 029

“神舟”升起的地方 / 032

将军石 / 034

桃花鱼 / 036

雨中三湾 / 038

鹁鸪声声 / 041

紫玉兰 / 043

目录 CONTENTS

边陲月夜 / 046

曹溪元梅 / 048

伟人山 / 051

老槐树下 / 054

第二辑 回想巍巍

致画家战友应青 / 062

用自己的头站起来 / 065

春雨中的思念 / 067

与熊相处的日子 / 070

廊桥之恋 / 076

心中的佛堂 / 077

老鹰 / 081

遐想 / 083

在北京看婺剧 / 086

回想巍巍 / 088

趟过河的小弟 / 092

我的书写 / 094

目录 CONTENTS

第三辑 故乡的野菜

- 故乡的野菜 / 098
义乌南枣 / 100
山居樟香 / 102
历史文化遗产的诗意呼唤 / 106
一个生命的诞生 / 109
弥漫于历史与文化的乡情 / 113
《蓦然回首》序 / 115
千年守望 / 118
春笋破土时 / 121
镇海吼 / 124

第四辑 我的文学梦

- 闻莫言获诺奖所想起的 / 128
故有情人 / 132
我的文学梦 / 134
-

C 目 录 CONTENTS

芝麻糖的记忆 / 138

第五辑 珍贵的书简

你是牙齿我是米 / 142

寂寞关陵 / 144

金阁山 / 148

枯树茂叶 / 150

送别巴金 / 152

珍贵的书简 / 156

阳山问碑 / 158

狗事 / 163

随风飘逝的话 / 165

一位未来文学家的纪念 / 168





第一辑

又是烟雨
迷蒙时





| 又是烟雨迷蒙时 |

一场细细的春雨，把我的心淋回到了昔日江南烟雨迷蒙的故乡。

我记得那时春节刚过，阳光就暖烘起来，没几日，地皮转青，山脚路边的黄花、粉花就摇曳在春风中。我们用刚刚泛青的桐树皮卷号角，香椿皮做口哨，吹得山野活络络的，而会稽山仍沉沉地卧着，待几番春风春雨，才轻松活跃起来。桐花开了，可下潭游泳了，此时的水不伤身了。在弯弯的山溪中，潭渊一个连一个，小孩们赤膊钻潭，大人们抽闲也来嬉戏。我记得家父在深潭的水面上仰天直挺，能静躺个把时辰，他说有空可躺一日，我们羡慕不已。后来闻到毛泽东畅游长江，也会这动作，仰躺在长江上漂游。毛泽东是大人物，家父是一介草民。小时，我觉得家父是大人物，他能撑住天。

那时，会稽山脉的各条溪滩里，鱼很多，谁想吃，提个篓，到滩水里随意摸摸，一会儿功夫，就可回家下餐。清晨在滩边，常见爬行的鳖，孩时不懂，猛地去逮，被咬住，哭叫声全山村都能听到。大人教导，抓鳖的背盖或尾后两侧，它的头扭动着想咬，脖子再伸也无奈。有时，我们见深潭中翻滚着脸盆般大的鳖，像小孩翻筋斗，煞是惊喜，却无法逮到。

又是一个烟雨迷蒙的日子，滩边来了个穿蓑衣的汉子，估摸五十开外，我一眼就觉得他像家父那样习水性。他说他来打鳖，我们很好奇，赤



脚跟后，他手中捏一把胡琴上的那种弦绳，绳头有镖，镖上有“倒锁”，似鱼钩，却比鱼钩大，这我懂，是扎住让它逃不脱。我们蹦跳着问这问那，打鳖人卖关子，不说。

天色蒙蒙，轻雾罩山。我们拥着他到溪滩那口最大的深潭旁，潭水清得发黑，雨脚落在水面上，像筛米花。我侧身打了个水漂，石片如三级跳远，飞到了潭中。潭很深，平时大人一猛子钻不到底，他们说下面有鬼，小孩不敢独来。

打鳖人凝神潭面，两手摸索着将镖装入蓑袋，踩着鹅卵石在水边走动，小憩，他说：“有鳖！”我们亢奋，但不敢声张。

山雾弥漫下来，远山近岭都蒙上茫茫的青白。打鳖人边走边拍掌，五指骑缝，声音脆亮，圆润，有弹性，这空心掌仿佛掌掌拍在潭面上，又回荡在空谷烟雨中。

“拍掌咋哩？”我们心里疑问。

他连拍七八声，两眼像苍鹰瞄小鸡。我们听到他轻轻自语：“有了！”

我们齐刷刷地望去：满潭雨脚，哪来鳖影？！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嗖”的一声，蓑衣人将镖打了出去，潭中翻起几圈水花，一声哗啦，又一声哗啦，大伙不禁雀跃：“准啦！”水波扩张，一会儿折东，一会儿游西，渐渐向岸边靠来，我意识到打鳖人收线。须臾，一只脸盆般大小的鳖在浅水中翻动，十几双光脚在河滩上欢腾：“就是我们这几年望到过的这只！”

鳖系在石柱上。打鳖人跟我们说笑，解答疑问：“鳖最喜欢姑娘，它听到啪啪的声响，以为姑娘在潭边用木杵汰衣裳，就上来偷看，它不知道看了你们村多少漂亮姑娘呢！”

“鳖也喜欢姑娘？”我们嘻嘻哈哈吵闹着。

几十年过来了，我一直念着打鳖人的这则笑话。山里人大多机敏，在笑话后面，总隐喻着什么。我时有这样那样的感悟，但至今也说不清。

烟雨迷蒙的时节又要到了，我又想起我那心醉的江南故乡……



| 怀 竹 |

我家乡义乌的好大一片土地，是隐在会稽山脉南端的。我们那小小的村庄就隐没在重重叠叠葱葱郁郁的山涧中。

不知从哪个朝代始，这山涧称六都山坑，我们方言中的“山坑”，是“山涧”“山沟”之意。六都山坑与邻近的五都山坑、八都山坑、九都山坑，形成几条终年流淌的清清溪流，五都山坑水流向金华江，入富春江进钱塘江，六都山坑与八都山坑、九都山坑之水汇入浦阳江进钱塘江，六都山坑水是浦阳江的两大源头之一。这几条山坑，都属于《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中称谓的越王山区，六都山坑险要峻峭，最为雄奇，坑口两侧的清潭山、龙祈山高超八、九百米，像两座巨大的门神护守着这绵亘几十里六都风景长廊。会稽山北，古时称山阴，山南称稽阳，义乌古时八胜中的“金峰麟集”、“清潭鹰啄”就坐落在六都山坑，素有“稽阳明珠”之美称。

我每次回乡，总是留恋于山水之间。不仅仅是空气比大城市清新，重要的是这里更易汲取大地之精华，使我神情灵动。我是山里佬的儿，回山里就像回归娘的胎盘，越来越接近我的本质。

我又一次向山里走去。六都山坑依旧是山坑，却常看常新。这两度向山里走去的目的地，是坑里山背下的高山盆地——里西岗，那里有千顷翠竹，如皱折密匝的森林，布满在盆地四周。这块高山盆地与邻近的雪顶盆地、九都山坑的大畈盆地，据说都是当年勾践卧薪尝胆时的屯兵之处。这两次，我没功夫去拜谒当年那位越王的驻扎地、后人建起的勾践寺和那座神秘的勾嵎山，这一带的越王山区是永远走不完、读不尽的。



高山盆地千顷翠竹中有棵古树，黑皮乌枝，一抱来粗，叶子深黛，与碧绿的竹叶相比，它厚重硕大多了。这树隐在层层翠竹中并不显眼，奇异的是这棵“千年古树”，空心怀竹，七根粗壮的毛竹在这空荡的树心中挺拔而出。我没有眼福亲见尖尖竹笋是怎样从树中破土而出又茁壮成长的，我钦佩的是虚心的竹子竟遇虚情若谷的千年古树，这应成为千年美谈。

我的乡亲说，这棵古树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我想，它如果生长在树林中，如果高俊、挺拔、健壮，那早已成为栋梁之材而消失，可它偏偏夹杂在茫茫竹海中，又是那般的“不成器”，岁月的销蚀又使它仅存皮肉，失去内腹，这倒好，它成为自然界的弱者。弱者存，哀者胜。多少松竹良材在这大山中呼啦啦倒下，而这棵空心杂树却依然耸立，阅尽春色。

它太不起眼了。它却生存着。

也许受周围多少代竹君子的影响，也许真的要感激千层竹林的护拥，也许真的感觉到了内心需要脱胎换骨，于是乎，一年年的，它的心清静起来，虚空起来。静虚为自己，为他人。静虚是一种境界。于是乎，在它的静虚中有七根粗壮的毛竹相拥而起。至今仍是七根，像七炷高香，旺旺地燃烧着。

我在这棵古树前久久地默念着。

乡亲说，这是古树返老还童，盼子心切。它向观音求子，观音说：“身在竹海何须求？！”

于是，古树抱竹为子，成为佳话。也有人称之为“胸有成竹”。有位林业专家说，这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我觉得家乡的这空树虚竹有意思，特记《怀竹》。我不巴望很多人去看它，倒巴望更多的人去想它。

| 回 乡 |

故乡很美。十多年前，我写了篇散文《故乡的苏溪亭》，登载在当时的《中国旅游报》上。

不久，收到一位读者来信，她叙述了读到我的小文时的激越心情。我的故乡是那么地令人神往，于是，她就组织了她们师范学校的一批老师，租了一台大轿车，跑了几百里路，到了我那个位于义乌北乡、会稽山南麓的小山村。她们目睹那巍巍青山、泱泱绿水，整个身心都被大自然的神工造化融合了。傍晚进村，古朴纯厚的民风让她们觉得仿佛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这一夜，她们就在我那个小山村留宿，徐徐的山风，幽远的鸟鸣，陪她们进入甜美的梦乡……

我感到意外，又感到兴奋，我想不到这么点小文会引起读者的关注，会吸引读者踏上我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正是人的心灵活跃和崇高的一种佐证。

在我国东部，我登过秀丽的庐山、巍峨的泰山，西部越过神奇的天山，中部进过苍茫的神农架。我觉得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是人们极少涉足或根本就无人涉足的地域，那种天然的铺展，那种原始的纯净，那种坦荡磅礴的气势，那种超越人类的意境，真让我着迷。

继而我又想起我的故乡，我希望我的故乡能永久地保持那种自然的风态，那种深远的静谧。于是，我暗暗作出决定，不再写我的故乡，让我美丽的故乡永远留在心里，永远留给人类。

有一次，我到上海丈母娘家，又情不自禁地说起我故乡的那山、那水。老丈人、丈母娘听得入了神，他们要跟我走，跟着我的感觉踏上了我



回乡的返途。

离开繁华喧嚣的都市，走出鳞次栉比的楼群，奔向广袤无垠的原野，进入青翠欲滴的山乡，老人仿佛回到了天真无邪的童年，脸上洋溢着欢悦。

我家有旧房、新屋，且都有楼阁，几百平方米的木架结构住宅。如果把这楼上楼下木架结构的房间置于大城市，稍加装饰修缮，那可是富贵之家。在农村，则无所谓。我们家乡的风俗，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一点家底都化在这房屋上了。我的父母加之我的老祖母辛劳一辈子，为我们下代置新房，想的就是为了我们长大能成家立业。在他们想象中，我们这四兄弟住上他们为我们营造的新房安居乐业、传宗接代，然后再由我们营造新房，为我们的下代开出一片绿荫。可是形势变化很快，如今子女们天南海北，有的从戎，有的经商，有的在铁路上，有的在政府机关。日夜守候在他们身边的只有我的二弟和弟媳，老人对此并不介意，反倒乐而为之，说起来还有几分欣慰。我的丈人、丈母娘见到我96岁的老祖母和我的父母时，乐得面孔像簇花。

清晨起来，鸟儿早在房前屋后的树梢上叽叽喳喳，天色迷人，散发着浓郁的田园气息。水牛在沟边有滋有味地啃草，刚刚从窝中走出的鸡，扑打卷缩一夜的翅膀，向后伸展两下它那绒绒羽毛下黄澄澄的腿，直溜溜地冲向大路。小狗高扬着骄傲的尾巴蛮横地闯向鸡群，咯咯咯飞溅起一片叫声。我知道，这是小狗的把戏。鸡群惶恐一阵，又恢复平静，悠闲地寻找食物。农夫扛着锄把下地，田畴、山岭上不时传送着清亮的吆喝声。

太阳像一轮刚出炉的铁饼印在蒙蒙的天际，山色深黛，连绵起伏。屋后的半山传来浑厚清脆的伐木声，回荡在灵山空谷间。

层层稻田白蒙蒙的，尖尖的稻叶上缀满晶莹透明的露珠。待太阳驱散雾层，万条金光射向大地，这茫茫的稻田上将闪烁着珠光宝气般的亮泽。

从大城市来到乡间的我的丈人、丈母娘及妻子、女儿，从来没有享受

到这份清雅纯厚的山村晨色，急急地叫拿照相机。的确，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镜头，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早饭后，我弟妹们主动作向导，引我们一行上山。这时，几个侄子像几只欢快的小鹿，早已跑到前面。山路弯弯，崎岖不平，孩子们如踩平地，可城里人如履薄冰，脚尖一踮一踮的，不时展开两臂以作平衡。路边山坡上，茂密的梨树、桃树上挂满果实，桃子已经红熟了，梨子、李子还是青青的。但人们已在采摘李子，说邻市罐头厂的车来家门口收购，开价也合适。

越过片片果林，就见苍莽的松林，漫向两边，漫向顶峰。山那边，是更深的谷，更高的峰，山林比这边还要稠浓、挺拔。

我们继续向上随意的攀缘，山没有路，林间灌木丛生。忽而飘来郁馨，我丈母娘先叫起来，边叫边尽情地呼吸，小孩们在林间喔喔地呼喊：“山梔花！山梔花！”“快采！快采！”

不一会儿，几束绿叶扶衬的山梔花像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少年向来访外国总统献花那般，被奉送到我丈人、丈母娘手中。我丈母娘喜上眉梢，啧啧称道：“真香！喷香！”我老丈人一旁帮腔：“像刚启开的绍兴老黄酒！”他的故乡在绍兴，对绍兴老酒情有独钟。这时，我的妻孩已经跟上我的那帮侄子们，她们定是去分享原野采撷的欢愉了。

山明水秀，赏心悦目。大家走走停停，说说笑笑，倏忽，几个小时就落在了山水间。下山时，老人们已微微出汗，小伙子还不过瘾。山下溪水淙淙，孩儿们像冲锋陷阵的战士，打起水仗，大人们索性脱鞋走在滚圆的河卵石上，水花在腿上哗哗作响。我丈母娘坐在溪中平稳的石头上，捋起裤管，捧起清凉的溪水撩在大腿上，水沿着大腿、小腿汨汨下淌，像无数只细嫩的小手在抚摸，凉爽宜人，惬意至极。意想不到的是，在我家小住两日后去千岛湖的途中，我丈母娘惊奇地发现腿上原有的牛皮癣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红斑。她对我们说，定是那溪水洗好的。她遗憾没听亲家的话多住几日，明年再选佳期，到时，再去那条神奇的小溪，在那里泡个够……

我们夫妇是在北京工作，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回故乡的机会相对较少，但故乡的那山那水，故乡的亲朋好友，却时时在我们心中显现。故乡是很美的，我希望我的故乡永远保持着她的淡泊宁静、醇厚祥和的社会风情，永远保持着她的蓬勃葱郁、苍劲挺拔的自然景色。



| 悠然自得淘旧书 |

到书摊淘旧书，真是件悠然自得、乐在其中的事。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时，我一时寻不到书看，就到旧书摊上逛逛，偶见1951年由茅盾主编、开明书店出版的《张天翼选集》《赵树理选集》，书中标价，前者12000元，后者6500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2元和0.65元，我用了两块钱就买下，乐滋滋地翻阅起来。

由于想读书又一时买不到，渐渐地，我常到各书摊上逛逛。有次我听说星期六和星期日京西永定路与复兴路岔口北侧有书摊，上午8点半到9点上摊。我想，星期六清早有好书，8点多一点我就骑自行车赶到那里，过一会儿，书商们骑着大板车吭哧吭哧过来了。他们在人行道的地砖上用编织袋一铺，将旧书码上。其实，没等他码好，就有五六个书迷瞄着眼凑过来。正在这时，我见一部八成新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讨价还价，8元买下，一套厚厚四大本。不一会儿，我又获得丰子恺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源氏物语》上、中、下三册，另还有几部书籍。当我沉甸甸地提着一大兜书往自行车上放置时，好像霎时得到许多宝贝。

为了淘书，后来我几乎每个星期六上午都要到那里去寻一遍。为不



让好书漏网，星期日再去一趟。北京的地摊书商一般是外地收旧货者，平时收旧，节假日聚集在一起设摊，一排几十个，像条长龙，淘书者男女老幼，摩肩接踵。为整治市容，有关部门常常来整治，书商们东躲西藏。整治勤了，书商不见了，我倒觉得缺了什么，就骑车在附近几条街上转悠。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书摊又在玉泉路上出现了，我像找到了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淘书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创作长篇报告文学《援越抗美实录》，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宿舍楼住了一个星期，用他们研究生的借书证在图书馆查阅书籍和有关报刊。我查阅了国防大学图书馆未能借出的不少书籍和资料。拙作出版，当时很快发行了30万册，随即《南方日报》全文连载四个半月余。后香港《文汇报》、新加坡《联合晚报》等十多家报刊连载选载。我创作另一部关于援越抗美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西线之战》时，想查核有关书籍，难以找到。一天，我到旧书摊上转悠，眼前忽然一亮，竟见到三联书店出版、内部发行的《关于美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和侵越美军司令斯特摩兰的《一个军人的报告》，心中那份喜悦真难用言语表达。

朋友们知道我写了几本书，自然想要看看，一般情况出版了就寄赠，也有忘了之时，有的千里之外不相识的人跑了几家书店又得不到时，通过出版社转信给我，这类情况，我大抵都寄赠一本。人家想看你的书，是件乐事，人与人感情有份沟通，多好！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原留有的书籍在盛情难却中空空如也。为难之时，在书摊上，我仿佛有感应般地淘回几本，虽有破损，但它是丑卑的孩子，我把它领回家，用手巾轻轻擦去它脸上的灰尘和污垢，还其本来鲜活的面容，然后轻轻地一吻，书仿佛对我微笑。

买一点，淘一点，我的书房充实了许多。每当进入满壁书籍的房间，好像盛夏投入海洋的怀抱，爽快惬意，我悠然地遨游其间，不知不觉中获益匪浅。